



孤独尽头是自由

■常燕

我喜欢独处。

一个人静听风雨、一个人读书、一个人吃饭、一个人走路、一个人听歌、一个人发呆、一个人背着行囊走遍历史古城,用心倾听来自千年的声音,赤脚走在厚重的砖石上,触摸镌刻着岁月积淀的过往。

流连忘返,亦无法精确描述。

我很久以前就想去西安,是特别痴迷的那种。翻了很多关于这座古城的书籍和图片,它的神秘和厚重愈加让我仰慕不已。

假期,我带着8岁的女儿一同前往。朋友说,正好可以让孩子也多学点东西。

我倒没有这么“一举两得”的想法,因为“学东西”这件事在我看来不必那么刻意,喜欢了自然就想多了解,不喜欢终究还是会丢弃。

一路颠簸劳累,我的腰椎已隐隐作痛。

女儿却兴致勃勃,精神饱满,困了就睡会儿,醒来翻几页书,或者和邻座的小男孩玩一会儿,完全没有疲惫之意。

比起女儿的“自来熟”,我仿佛是个社交白痴。

幼儿园的时候,女儿就能在大街上准确喊出同班同学的爸爸妈妈,我在一旁局促的模样,一定让她潜意识中认为妈妈是个需要站在她身后受她保护的角色,所以,至今她依然是随时准备好挡我前面的那个人。

我总自诩已然看透,所以难免显得自闭,不肯承认自己是没有与人相处的能力,反而认为是没有逢场作戏的兴趣。

车来回穿越隧道,每当车内漆黑一片,女儿就安慰我:“不用怕,马上就亮了。”

我怕黑,她从小就知道。

但是我也喜欢黑,她却不知道。

导游说:“可能这一生你都不会再来第二次了。”

我知道她想表达的意思是让我用心去体会这座地上古城,可是不喜欢她如此煽情,让我觉得人生匆匆,来不及再看第二次。

我心里嘀咕:人生漫长,什么事能一语定性呢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不再轻易被人带偏节奏了。有一段时间我欣喜地把它理解为“主见”,可是后来慢慢觉得“叛逆”这个词或许更恰当一些。

人生总需要一些一意孤行。

心中认定的事情,轻易不再回头。同时,也开始放弃一些东西,并告诉自己那并不遗憾。

要及时清醒,也要适事甘心。

年少时喜欢一个人,可对方偏偏对另一个女生更感兴趣。心中暗暗较劲,我一定要更好。然后努力学习,调整自己的心态,温柔待人。忽而有一天,突然

发现那个曾照亮我整个青春的人竟然如此普通,甚至丢到人群中能被瞬间淹没的那种普通。

怔怔地站着看了他一眼,心里对他说:“再见。”

汽车呼啸而过,窗外的山窝里不时闪现一两处房屋,有时是在半山腰,突兀的建在那里,我没有看到下山的路,尽管很用心地在找。

人烟如此稀少,不知道谁会住在里面。

是在此生活了几十年的一对老人吗?他们或许习惯了这样自给自足的生活,他们对大山外的生活没有向往,只想彼此陪伴终老吧!

是一家人在此居住吗?可是子女的教育问题怎么解决?不可能一辈子蜗居在此,总还要走出去,让他们见识外面的世界。

最应该是一对相爱的男女,厌倦了熙熙攘攘的人群、勾心斗角的职场、繁琐缠人的生活,只想要在余生为自己活一回。那他们一定很相爱吧?不然谁会想要陪对方“流放”至此呢。

焦虑丛生,事关家庭,牵涉工作。

十年婚姻,磨去了彼此太多的棱角,多了很多平和。和朋友聊天,我问道:“世人所谓的夫妻恩爱、相濡以沫只不过是人生的妥协罢了?”

朋友说:“婚姻到后来,爱情可能会淡,但亲情已足够让两个人一生不舍。”

哦,是这样啊!

“妈妈,那山上的房屋里住的有人吗?”女儿的问题把我拉回了现实。

“有人。”我回答。

“有雷电的时候,他们不害怕吗?如果是你,一定会害怕的。”

“他们不怕,因为是一家人住在一起。”

我在想,将来我也想要到这大山深处,造一处房屋,不必很大,能装得下我的五千册书足矣。

白天爬山、吃饭、读书、听歌、喝茶、写字,夜晚听山风呼啸、雨打芭蕉,一本诗书安然入眠,人生得以圆满。

蒋勋说,好的旅行不能没有主观。

是啊,人都是在漫长的人生中,不断修正自己的偏见,尔后形成自己独特的认知,检讨生命的意义和价值,找到自己内在最美的东西,支撑着这一具具肉体。

三天西安之行,去时满心期待,走时步履沉重。

用脚步丈量历史,用身心感悟厚重,令人鼻子发酸的不只是丝路上的传奇,使人潸然泪下的还有大秦历史的重现。身虽累,心很满。

西安,不负遇见。

坐在老丰阁影院内,观看影片《秦始皇和他的地下王国》,那种感觉就如观看我们自己的一生,或辉煌或落魄或爱恨缠绵,都在结束时无声落幕。

相遇

■王红丽

黄昏时分,卜守成开着车走在下班的路上,心情低落到了极点。上班七八年了,这次单位里提拔副科级干部他又没有竞聘上。他毕业于名牌大学,有思想有能力,工作认真踏实,可就是性格有些内向,不善与人交往。眼见一同参加工作的同事们都有了相应的职务,只有他像是被使了定身法似的一动不动,渐渐地沦为了单位里的笑柄。痛苦和耻辱啃噬着他的心,他感觉踩油门右脚都有些无力了。

还没到家,在楼道里就听到母亲和妻子在争执着什么,他掏出钥匙打开门,硬着头皮走进去,母亲和妻子见他回来了,一起把本来指向对方的矛头同时对准了他,让他给她们评评理。原来是妻子感觉自来水里杂质,为了健康着想,新买了一台净水机,而母亲认为喝了一辈子自来水了也没见有什么问题,纯属奢侈浪费。他得知这台净水机花了四五千,就对妻子说:“确实有点贵了。”妻子不乐意地说:“是身体重要,还是这几千块钱重要,为什么你总是这么听她的话,而从来不支持我呢?”他只得扭向母亲说道:“买过就算了,慢慢适应吧。”母亲也不乐意了,白了他一眼说:“你就惯着她吧!”儿子在一旁吓得哇哇大哭。卜守成感到脑仁都要裂了,他转身打开刚刚才关上的门,逃了出来。

卜守成扛着雪上加霜的情绪漫无目的地走着,不知不觉来到了公园的小河边。晚风习习,拂身而过,却拂不去他心底的抑郁。他望着微微波动的河水,心想如果从这里跳下去,是不是一切烦恼就都解脱了。他在附近走动起来,作势寻找跳水前落脚的地方。虽然他还没有勇气真的要跳,可是天黑看不清路,他突然脚下一滑,滑进了水里。卜守成吓得赶紧手忙脚乱地想要浮出水面,可是他不会游泳,“扑通”了几声就渐渐地沉了下去。

恍恍惚惚中,他来到了一片空旷的荒郊野外,天色昏沉沉的,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刮来的朔风吹打着地上的枯叶,冷飕飕的。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,心含怯意踉踉跄跄地走着。终于,他发现前面有人影,连忙快步走上前去。

那人和他年龄相仿,可是却穿着古时的衣裳。他问对方:“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?”那人说“是中阴界。”卜守成有些不太明白,接着又问“你是哪里人?要到哪里去?”那人看着卜守成浑身湿漉漉的,一脸懵懂的样子微微笑着说:“你是刚来的吧,是不是在那边碰到了什么想不开的事了?”卜守成就把自己的情况诉说了一下。

那人叹了口气说:“我们真是同病相怜啊!我是春秋时期人,当时也是因为官差辛苦,整日奔波,还受上司的待见,屡受同僚的排挤,回到家里,家人不但不理解,还讽刺挖苦于我,我一气之下就投了河想要了结完事。可谁知阳世的种种磨难就是对人的心性考验,如果经受得住且能按正道行事,且能有益于现实社会,自然死亡后就会进入天界。如果自暴自弃,主动结束自己生命的,就会沦落到阴世去。到了阴世会受到更加严酷的痛苦和折磨。”他闪着恐惧的眼神接着说:“两千多年了,我这才算是摆脱了惩罚,正要赶往阳世去重新做人呢!”

本来天冷,身上又湿,听了那人一番话的卜守成感到整个身心都凉透了。他转身跌跌撞撞地向着来时路跑起来,他要在去往阴世的时辰前赶回去,否则他就再也回不去了。跑着跑着他看到前边出现了一条熟悉的小河,就是他当时落水的那条河,他没有丝毫的犹豫,“扑通”一声就跳了下去,他想要游到河对岸去。可他还是不会游泳啊,只是手脚胡乱地在水里折腾着。突然,他的右脚撞到了一块大石头上,已经精疲力尽的他一下子疼晕了过去。

醒来的时候一片光刺得卜守成有些睁不开眼睛,再看时,是在一个病房里,白色的床单,白色的墙,窗外的天空蓝莹莹的,偶尔有鸟声啾啾。床边,母亲和妻子正一脸欣喜地望着他,儿子在一旁高兴地拍手大叫起来:“太好了,爸爸醒了。”被温暖的亲情包围的卜守成终于放松下来,心里满溢着幸福和喜悦。他困倦地轻轻闭上眼,刚刚的那场遭遇又浮现在眼前,不由得感到心有余悸。

难忘校园

■范烂

畅想从教三十载,韶华汗水洒讲台。
梦里依稀回校园,愿梦重现别醒来。